慈濟功德會

福田思想與慈濟功德

關世謙

福田，顧名思義就是幸福的園地。幸福則是古往今來人們一致所追求的目標。不論男女老幼終年所嚮往的，就是幸福。朝晚馨香祝禱的無非都是：家宅平安、人丁康寧、事業駿發、學登鰲頭等人人所欣願的理想。可是，佛教是講究因緣果報的，佛陀教示衆生，只有行布施的人，才能得到幸福的回報。因此，福田思想該是發心行善人士所應深切瞭解的。

佛教素來以慈悲爲宗旨。慈悲的定義，『大智度論』告訴我們說：「無緣大慈」、「同體大悲」，無緣大慈，就是不去計較所布施的對象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；同體大悲，就是憐愍一切衆生的痛苦，有感同己受的同情心。因而，上求菩提下化衆生的大心菩薩，雖然以廣行六度爲本願，而應化人間，但却以布施度爲首要，可見布施波羅密在菩薩道中所佔的份量，因爲從無始劫來，許多佛菩薩都是以布施功德，來成就菩提道而成等正覺。

行布施就是在幸福的田園裏，播下福報的種子，日積月累，不但有生之年能得到資產豐裕的福報具足，如能生生世世地繼續種福下去，將來果報成熟，了生脫死，圓成菩提，是必將實現的。

種福田的一般情形，是向佛法僧三寶行布施爲對象的，進而也引伸到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乃至父母、師長，都可以稱爲福田，對之行施，也能得到莫大的功德。從而，福田便有了種類的區分。敬田與悲田是一般的概念，轉而也有苦田、恩田、貧窮田、功德田等名稱，因之亦演化出二福田、三福田、四福田、七福田、乃至八福田等類型，這都是佛經中所指出的福田分類。

『佛說福田經』中，對於福田思想大爲提倡，用以鼓勵實踐布施功德。除了把上述的佛法僧指爲三寶福田外，進而也把範圍擴展到父母、師長、貧困、孤獨，乃至畜生，都可以作爲行施種福的對象，針對上述經義，大略加以區分。則敬田是對三寶，恩田是對父母師長，悲田是對貧窮困苦人，苦田、趣田是對畜生。如再進一步析論功德的差別，依經義所示：向屬於悲田與苦田的困窮貧病者行布施，其所得功德，則遠比供養敬田的功德爲大。至於悲田所涵蓋的範圍，是把一切貧病的衆生，乃至畜生之屬，也包括在內，對之行布施，乃至救濟他們所處的困厄苦境，則功德更爲殊勝而偉大。

在『佛說像法決疑經』中，即曾指出：「我於經中處處說布施者，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，布施貧窮孤老，乃至餓狗。我諸弟子不解我意，專施敬田不施悲田；敬田者，即是佛法僧寶，悲田者，貧窮孤老乃至蟻子。此二種田，悲田最勝。」準此教示，我們爲佛弟子，如能基於慈悲心發願救助，屬於悲田的貧病困窮衆生，乃至畜生、螞蟻，其所獲致的功德，亦將最爲殊勝。

此外，亦在『佛說諸法福田經』中，針對七種福田型態及其內涵的分析，作了如下的敘述：「佛告天帝，復有七法，廣施名曰福田，行者得福即生梵天。何者爲七？一者興立佛塔僧房堂閣，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，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，四者作堅牢船濟渡人民，五者安設橋樑過渡羸弱，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，七者造作圊則施便利處。」此一教示中指出：建造佛塔、僧寮、殿閣，是用以供養三寶，這稱之爲施物福田，並且還包括布施果園、浴池、樹木，乃至向貧病的衆生施捨醫藥，來療治他們的痛苦，甚至建造舟船，架設橋樑，用以方便過渡行人，以及開鑿水井供行人解渴，更有普遍設置公廁，以便利過往行旅人衆，都是行菩薩道所應積極從事的。

另外也有八福田之說，這是出自『梵網經』中，天台宗的智顗大師，據以採列的八種福田是：佛、聖人、和尚、闍梨、僧、父、母、病人等，但華嚴宗的法藏大師在『梵網經戒本疏』中所示的八種福田是：一、造曠路美井，二、水路橋樑，三、平治險路，四、孝事父母，五、供養沙門，六、供養病人，七、救濟危厄，八、設無遮大會。這裏所謂供養病人，就是指看病福田。

『梵網經』說：「八福田中，看病福田爲第一福田。」可見諸多福田中，以看病福田爲最能表達慈悲心的流露，這是一種沒有布施物體的無形福田，只憑一顆慈悲的愛心，向那些處身在呻吟與病痛煎熬中的罪苦衆生，施救或給予精神上的慰藉，以減低他們所受的痛苦。因此，佛陀在『梵網經』中特意推崇這項功德的偉大。

但是，佛陀更爲強調，上述一切的行施，都是基於慈悲心的表達而作爲，毫無求顧報酬爲目的作思量，才能顯得這項功德的清高與超越，從而達到清淨施的目的。即如『佛說優婆塞戒經』主張：「善男子！云何名爲布施波羅密耶？施時不求內外果報，不觀福田及非福田，施一切財心不吝惜，不擇時節，是故名爲施波羅密。」也就是一心想求得福報，才去行布施，相反地，不是爲了求得福報，就不行布施；像這樣的求福報布施，就不能算是眞正的布施，自然也就難以稱得上是布施波羅密。

依據此一理念，種福田不是爲了預期得到果報，才行布施的，應該是發自內心的慈悲與惻隱而行布施，那麼，凡所施捨的一切，都毫無心存圖報的想法，是即做到所謂「三輪體空」的境界。唯有如此的布施，才是福田思想的眞實意義。

又如『佛說優婆塞戒經』卷五所示：「若行施時，於福田所生歡喜心……施於貧窮，爲壞苦惱，施時不求世間果報：不觀福田非福田施，若能如是行布施者，報逐是人，如犢隨母。若求果施，市易無異。」若能做到存心於慈悲的發意，內心深處根本不作種福田或非福田的設想，只是一念的赤誠悲愍心，以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的感同身受觀念，毫無顧慮地布施痛苦貧窮的可憐人。這樣一來，福報的到來，恰似牛犢之跟隨母牛，如影隨形，永遠寸步不離地常隨在行布施人的身邊。

慈濟功德會，從證嚴法師創會直到慈濟醫院的成立，在法師大慈悲心的領導下，因爲悲愍貧病衆生的理念，誠摯而又懇切，故而，爲了體念到台灣東部地區民衆，在緊急求醫時的方便，在時間即能挽救生命的信念下，滙集了善心大衆的整體力量，在花蓮市創建了規模龐大的醫療機構，以爲千萬衆生提供治病供養，不但解救了他們的病苦，同時也把菩提種子播植在每一位身受其惠的衆生識田之中，將來因緣顯現，則在菩提道上輾轉增上，度化無量的衆生同發慈悲，同行慈濟功德，同證菩提當是可以預期的。故而此一豐功偉業不只在佛教界內掀起了慈悲濟苦的布施風潮，影響所至，整個社會甚至海外僑界[illegible]一片相與爲善而同[illegible]氣，同時也爲安和[illegible]省，帶來了一股穩[illegible]祥力量，使得全國[illegible]染到佛教慈悲功行[illegible]能顯示台灣社會的[illegible]足。

請於閱讀本刊之後，如不保存，轉贈他人，功德無量！

德性與妄心

于凌波

㈠

本刊上期，刊載蕪文「佛號大醫王」，談到世間衆生，有兩種疾病，一種是身病——生理上的疾病，一種是心病——心理上的疾病。生理上的疾病，可以由社會上的醫生治療。而心理上的疾病，這是世間醫藥——包括心理學醫生在內——所無能爲力的。這需要號稱「大醫王」的釋迦牟尼佛爲我們治療。但釋迦牟尼佛早在兩千五百年前進入涅槃，那麼，佛所遺留的教法——八萬四千法門的「法」，可以代佛爲我們治療。

心理上疾病的根源，來自我們的內心，由於我們內心有無始以來的無明煩惱，所以產生出貪婪、瞋恨、愚痴、邪見、仇恨、嫉妬、諂媚、欺誑、驕傲、悔恨種種惡念，從而導致出八萬四千煩惱，使我們的一顆心終日紛擾不安，如處身火宅之中，煩惱由心而生，因煩惱更增加了心的紛擾，心究竟是什麼？我們今天來談談我們這一顆「心」。

在佛經中，把「心」分爲許多種，它們各有其不同的名稱和作用，我們擇要的介紹出五種，分別解說如下：

一、肉團心：肉團心，就是生理學上所稱的心臟，這是有形質可見的心，它位於我人胸腔左側，它是人體循環系統中的一個器官。它的作用，是壓唧血液流行全身，供給人體組織細胞的營養和氧氣。心臟是人體中最重要的器官，心臟停止跳動，也就是人體生命結束的時候。雖然如此，但它只是人體中物質的心，它不是我人具有思考、判斷、分別、記憶等作用的心。

二、緣慮心：這顆心，又名妄心，它相當於生理學上人體大腦的作用，大腦司思考、判斷、分別、記憶、正是佛經上所稱的「緣慮心」。但認眞的說，大腦是由皮質部份的腦細胞，和無數的神經纖維所組成，腦細胞和神經纖維，只是工具，不是「心」。它好比是輸送電流和發光發熱的電線和燈泡，電線燈泡通上電流，才會發光，發熱，而人的腦細胞和神經纖維，如果沒有佛經上所說的「業識」來支配使用它，則腦細胞和腦神經仍然是死的物質，不能發生「心」的作用。

原來在佛經中，稱人是由五種元素所構成，這五種元素叫做「五蘊」，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是物質，是構成身體的要素；受、想、行、識四者是人的精神活動，而受、想、行三者是識的作用，所以精神活動的本體是「識」。但細分起來，「識」又有八種——也可以說「識」有八種作用——即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。而所謂「緣慮心」，就是前六識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的作用，關於此緣慮心，下節再詳加介紹，此處從略。

三、思量心：思量心，是第七末那識的作用。末那識時時刻刻「執着」、「思量」第八識中的「見分」爲我——執着五蘊和合的身體是「我身」，執着前六識的活動是「我心」，執着宇宙間一切因緣所生之事事物物爲實有。因爲有了這種執着，人生種種煩惱皆由此而生。

四、積聚心：這是第八阿賴耶識的作用。此識又名藏識，它藏着我人無始以來各種善惡功能的種子——業力，這些業力種子，遇到因緣成熟，則會萌芽生長，開花結果。佛經上的術語叫「起現行」，由起現行而開花結果，再製造出業力種子，又儲藏在阿賴耶識裡，如此週而復始，就成了我人生死輪迴的根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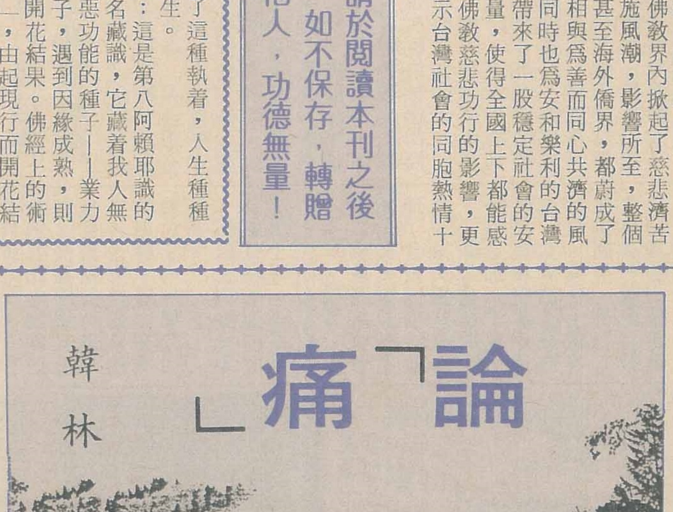
這阿賴耶識，約相當於俗稱的「靈魂」，但並不像世俗所說的人的靈魂，死後變鬼，可再投生爲人等等。不過此識確是我人生死輪迴的根本，佛經上說此識：「去後來先作主翁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五、堅固心：這才是我人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、永遠堅實存在的眞心，「清淨心」。但這清淨心，自無始以來，爲「根本無明」所蔽覆，使我人不認識它，甚至於遺忘了它。它好比是金礦中的礦砂，我們只見砂石，而忽略了砂石中的眞金。這堅固心、清淨心、眞心，究竟什麼樣子，留待下節再說。

（上）

論「痛」

韓林



一位也曾身經「亂世遭飄泊，生還偶然遂」的天涯「迢迢人」，從世界各種主義都管不到的香港來信說：

「韓老：您老人家十二月十八日來函悉，看來上次寄給您的信又丟了！大約在十一月十五號左右寄上一信，信中附有『關於弘一大師的資料』一份，是『關於大師（俗家）各親屬的情況的』，這是一份剪報，看來是『禍及池魚』，信也被擲進垃圾桶裏去了。這份資料和『政治』毫無關係，這也不讓老百姓看，還算什麼『自由世界』，未免太不像話了。『攻城爲下，攻心爲上』，天天喚『反共復國』，喚了三十多年，老做不得人心的事，那天才能……」

因爲近年患了飛蚊症，又年屆八十，初初看這封字迹潦草的信，還以爲眼睛花了，霧矇了心竅；再看一遍，才明白這位老弟「大驚小怪」，如此偏激！他那裏知道我們既定的反共國策？他那裏明白共產主義之猶如癌症病毒；之猶戴奧辛的辛竄，一旦滲進了我們這一片光明清淨的佛土，會污染我們一千多萬個天使一般的靈魂呢？

須知，這一份剪報，上面也許有「簡體字」，這是嚴重的毒字。也許是來自中共的什麼尾巴報：像大公報、文滙報、光明日報呀……那還得了？雖然弘一大師——李叔同的家屬不一定是共產黨，但是他們的名字和目前的景況，被登在這一張報上呀，這一來不是沾了共產主義病毒了麼？這種病毒一旦跟着這張廢紙傳到水晶球般聖潔的寶島——福摩莎，我們這些純淨、天眞的頭顱，可不會被魔鬼洗腦？

這位老弟——尤其搞不懂的是——故國沉淪，乃是抗日戰爭之後，一些所謂民主人士、社會名流、還有無知的大學生附和共黨邪說，淹沒了中國社會，使中共席捲大江南北；接踵而來的，就是越南之淪陷，帶來海上難民的苦痛。而他，又那裏會有海上喋血的難民經驗？難怪說出此種「分歧主義」的怪調了。

蓋共產主義之毒，猶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設若這份剪報是在「郵檢大人」慧眼之下咔掉，毫無疑問的是——因爲這是一封來自「香港」的信；香港，已沾上幾分紅色毒素了；而況信中又附上一份不知那一種主義煮過的斷爛朝報，當然——很可能是大公報？（其實，根本無人知道那是什麼報，也許是剪自香港的星島日報、明報。這些報都有簡體字。）——那不是大逆不道嗎？如果是大公報，不論上面那一個字，都是附有共產主義幽靈的；既附有恩、列、史、毛的幽靈，就是等於活生生的共產黨了；等於共產黨的這份剪報，又如何能讓它登陸台灣自由之樂土？

我的這位朋友如果明白這種反共的骨牌理論，他必然會忠貞得像史可法一樣，寧願葬身異域，也不會如此蜀犬吠日了。

——現在，讓我擦一下老眼，休息一下。

我還是想不透，世界上竟有這麼多的中國人，會戴上一付有色眼鏡來看我們寶島的「保全」裝置。彷彿他們吃共產黨的苦頭還吃不夠似的。

像我活這麼一大把年紀，從民初看到現在，親眼所見，五四學潮、江西匪亂、大陸變色，弄得中國人民流離失所，是誰之禍賊？

像這種「自由毒素」思想，左右都是令人心「痛」的。

當然，我也有個別之「痛」。就是這位老弟給我的剪報丟了，使我看不到一代高僧弘一大師的親屬流布圖，令我在晚景殘年之餘，平添了一次貼身之遺憾。我相信凡是景仰弘一大師的國人，一定會與我同背此「痛」。

活在五濁亂世，就是隨時隨地有這些「痛」要燒到你。

這也是我一生所忍受的無數種痛楚之中的又一「痛」！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一日

TZU CHI FOUNDATION